

科馬格 著
鍾榮蒼 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正中書局印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著 科 馬 格
譯 鍾 榮 蒼



正中書局印行

像錯記

序

這本書並不想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歷史。牠不能算得是完全的或是權威的。對於寫作一本有系統的戰史，現在還是太快，因為我們的紀錄，現在以至幾年之後，仍然不夠充分，我們盟國的紀錄固然感覺到缺乏，敵人的紀錄不是很難得到，就被毀掉。這本書所呈現的人祇是一些參加戰爭，或觀察戰爭，或分析戰爭的男女，所寫的一串故事、背景、素描、分析、與歷史上的文告，以嚴格的學者標準，很普遍地連接為不吹毛求疵的傳述。

材料是從多方面搜集來的。戰地通訊佔着大部分，因為沒有別一個戰爭有這麼的完全包括到。廣播與報紙也有貢獻。官方文告，常常也堪以信任的，難免也插進去。盡力要較為客觀的歷史家，或是批評家，這裏也容納一些他們的說話。

我沒有太過密切地查問寫稿人的委任狀，也不想改正事實的或意見的錯誤，或是好像錯誤的地方。在這一階段，這樣做，不祇是專擅，也是愚蠢。有一天，正式的歷史會寫成幾百卷那麼厚，有一天，敵人的來源會達到充分。有一天，努力達成勝利或負責失敗的政治與軍事巨頭，會寫出他們的回憶錄。我們知道這個戰爭的整個真相，不會多過美國革命或內戰，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整個真相。我想我們的子孫知道戰爭的原因與經過，會多過我們所知道的。

可是戰爭不祇是一種報告與統計。那也是一種經驗，下一代就不能再得到那種經驗了。這是對於所有參加戰爭國家的人民的戰爭故事。——他們受着戰爭影響的事業或幸福也會把那些故事說出來。一個編輯的任務常常也是很痛苦的。為着篇幅的限制，不得不刪掉許多應該放進去的材料，忽略許多重要戰役甚至戰場。更不幸的——如果你們要責備的話——就是這有限的篇幅，對於大部分的材

料，需要較多的剪裁。我希望本書寫稿的各位作者明白與原諒我沒有把他們各章與各篇包括到。

我深深地感激那些幫助我搜集材料以至付印的人；第一個是我的妻子，她的判斷很是正確，她不倦的幫助使我的工作不感受到辛苦；其次是該得斯、卡拉克、里達斯頓、馬開特、米射爾、薩貞特與賴射爾。賴賓利閱覽室與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耐心地給與種種便利，我在這裏也對他們表示謝意。

科馬格

獻給堅守衡陽陣亡的榮耀弟

目次

一 戰爭的由來……

集體的不安全——獨裁者的崛起——喪鐘響了——戰爭

二 歐洲的浩劫……

交戰國——波蘭——芬蘭——假戰爭——丹麥與挪威——低地國家——鄧扣克——法國的淪陷

三 英國單獨作戰……

閃電戰——最好的時候——大西洋的生命線——租借法案

四 地中海的戰爭……

英國控制了海洋——沙漠與山地的勝利——巴爾幹的恐怖——失敗——埃爾阿拉米因——侵犯——一枝軍隊的死亡

五 由維斯脫拉到窩瓦河……

進攻蘇聯——歷史上流血最多的前線——莫斯科之役——游擊戰與焦土政策

六 太陽出來了………一六五

——列寧格勒——敖德薩與塞把斯托波爾——斯達林格勒——珍珠港——南海——巴丹——威克島——新嘉坡——爪哇海——保衛澳洲——中途島——緬甸的退卻

七 歐洲佔領國的還擊………二〇九

他們尊榮的標幟——波蘭——挪威——比利時——法蘭西——南斯拉夫

八 爲惡終食其報………二二八

劇烈的鬭爭——猛炸德國

九 一個下去與兩個完結………二四二

西西里與投降——薩勒諾到那不勒斯——向前邁進——喀辛諾與安濟奧——羅馬與佛羅倫薩——哥德防線

十 由窩瓦河到奧德河………二八六

蘇聯力量的提高——由摩爾曼斯克到波斯——大進攻：列寧格勒——奧勒爾與卡爾科夫——由高加索到塞把斯托波爾——蘇聯的解放——攻進德國

十一 由登陸日到勝利日 …… 二九八

大舉侵犯——登陸——瑟堡與凱恩——英國的第二次戰役——攻破德國的防線——巴黎的解放——由南面的侵犯——攻進德國——巴斯吞之役——渡過萊因河——我已經走完人生的路程了

十二 太陽下山了 …… 三四七

瓜達康納爾——阿留申羣島——新幾內亞——塔拉瓦到塞班——打回去——琉璜島——大琉球島——緬甸——雲彩之上與海洋之下

十三 勝利 …… 四〇〇

意大利戰事的結束——德國戰事的結束——日本戰事的結束

參考材料

一 戰爭的由來

集體的不安全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還沒有天亮的時候，像雲彩那樣的轟炸機和戰鬥機，向東飛到波蘭的上空，在無助的城市與鄉村，在飛機場、鐵路、橋樑與工廠，投下死亡與破壞。強大的穿着灰色衣服的軍隊，由東普魯士、普馬里尼亞、西里西亞與斯洛瓦基亞，擁過了邊界，走進倒霉的國家。最大的戰爭在進行了，這個戰爭到了末後，把全世界也捲在一堆大火裏。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留下來不可救藥的創傷還正在醫治的一代，為什麼還允許這個第二次而更可怕的大戰來臨呢？

原因就是戰前的幾年，集體安全制度崩潰了，而且產生了國際間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

民主對於道德上無政府的危機，是沒有準備的，可是集體安全的崩潰，並不是突然而來，或是意想不到。牠的原因是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跟着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重新調整。在戰前的幾年，真正安全確實很是少的，可是和平還是存在，大家還承認條約的神聖，以及維護和平與保持國際公法的必要。在一九三〇年間，國際公法已經被廢棄，和平也已經被動搖了。

民主國家，上次大戰的戰勝國，其實可以強制條約的履行，與和平的保持。他們祇要採用合作的

積極政策，以作戰那種熱心和有力的行動去解決和平的問題，他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他們卻祇尋求自己的安全，祇讓唯一有效的國際安全工具——國際聯盟——陷於無用與受蔑視。他們自己安慰自己，相信亂子可以藉着武力的放棄而避免，卻採用一種名叫綏靖的政策。

獨裁者的崛起

如果民主國家願意讓條約和國際公法失效，那麼，非民主國家就準備廢棄和蔑視牠們了。渡過洋海的那一邊，普通的美國人和英國人，並沒有注意到，那裏已經興起了對和平、法律、最後對美國的安全，一種新的威脅。這就是極權主義，好像意國、德國、日本的政治組織所表現的那樣。極權主義的要義，就是把所有個人或社會的利益，附屬於以國家來代表的主子民族的利益；牠的目的就是把世界分做勢力範圍，由主子國家來管理；牠的手段就是任意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已經在一九二二年把意大利成立了一個極權的國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做德國的總理，盡力仿效意大利的模樣。日本已經長期使用專制主義，向這些歐洲國家借用的手段與技術還多過牠所借用的哲學，也很快成為盟邦了。極權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後來訂條約失敗的國家，或是在戰前有了經濟崩潰與社會擾亂經驗的國家，已經發展起來了。這些國家不滿足的領袖，對於民主的程序，用於國內的改革，覺得好像太慢與無效，而國際公法的遵守與和平的保持，又等於默認聲明為不公平與不平等的現狀。極權主義答應統制各方面的經濟，限制一切社會活動，來服務國家，同時壓制抗議與不同的意見，集中國家全部力量，來擴充與增大。牠答應解決國內的困難，逃避國際上的義務，最後建立權力與繁榮在世界新秩序之上。限制是以自由的代價得來的，而民主並沒有防止到那些以自由是危險，以民主是落後的。擴充的政策會導入一個無法的時代，而戰爭對於那些以為法律是壓迫他們的工具，以為戰爭是絕

對有好處的人，不會感覺到沮喪。民主國家的人民多年來並沒有覺得極權的哲學對於世界的和平是一種威脅，對於基督教文明與人類與生俱來的尊嚴一種挑戰。

喪鐘響了

近三十年的初期，第一個極權國家覺得有充足的力量出來攻擊一下了。日本，在門戶開放政策與九國公約的限制之下，已經長久不安本份，決意在遠東建立她的勢力，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就着手侵犯中國的東北各省，粉碎了中國的抵抗，一年之後，便成立了「滿洲國」傀儡政府。美國提出抗議，國際聯盟譴責這種侵略，可是日本不理美國的抗議，退出國際聯盟，準備擴展她的征服。

在別些不滿足的國家，這樣的事情也發生了。二十年來，德國與敗後的經濟崩潰和社會擾亂相搏鬥，雖然英國和美國合作來改善她的情況，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危機到了頂點。德國的民主好像不能應付這個危機，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答應拯救德國脫離經濟的危機，逃避凡爾賽和約的「奴役」，團結全德國民族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之下。在一九三三年，年老的興登堡總統被勸委任希特勒做總理。在幾個月之後，所有反對黨的領袖都關在監牢裏，國社黨就緊緊地把握整個政治與軍事的機構。希特勒很快地鞏固他的地位，以便實現他的諾言。爲着要把德國造成世界上最大的陸軍國，他退出日內瓦軍縮會議與國際聯盟，而盡力擴充軍備。

到了一九三五年，希特勒覺得德國的力量已經很够，還充分地相信民主國家軟弱無能，於是公開地發動侵略了。在那一年的一月，凡爾賽和約規定舉行公民投票，把薩爾退還德國。希特勒用過那個和約兩個月之後，就宣告廢棄，承認德國已經非法地建立了空軍，還公開地再採用強迫徵兵制度。歐洲簽字在凡爾賽和約的國家，面臨着這種既成的事實，可是由於互相不信任，和懼怕共產主義的蘇

聯，竟然默認了，英國還簽訂新協定，答應德國建設她的海軍達到英國總噸數百分之三十五，對於潛水艇那就更是寬容。

一九二七年之初，墨索里尼宣告一九三五年是歐洲歷史的轉捩點，答應意大利人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將爲人所重視，我們的權利也會爲人所承認了。』墨索里尼以爲重建古代羅馬帝國的時局已經成熟了。阿比西尼亞阻隔了意屬利比亞到意屬索馬利蘭的去路，而且是著名資源豐富，兵力薄弱，好像是最容易開始受犧牲的一個國家。在一九三五年之初，墨索里尼勸告滑頭的法國總理賴伐爾，答應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到了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的冬天，征服的工作就完成了。阿比西尼亞國王西拉塞向國際聯盟伸訴，經過厭倦的辯論之後，決定譴責意大利爲侵略國，還核准了針對意大利作軍火、信用與商業的封鎖。可是意大利本有充足的軍火，而商業封鎖又把銅、鐵、鋼與汽油除外，簡直是一個笑話。顯然地，國際聯盟是軟弱無能的，而法國和英國寧可採用綏靖政策，却不願意作比較榮譽一點的抵抗。在三月七日，當阿比西尼亞完全被征服之後，墨索里尼同意「原則上」付諸仲裁；同一天，希特勒就廢棄他曾經答應遵守的洛卡諾條約，命令他的軍隊開進不設防的萊茵地帶。

在權力政治的境界裏，相同的哲學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德國與意國對於條約與國際公法的義務都無所可否，對於國際聯盟與民主國家都一樣地輕視。這兩個極權國家志趣相同的結果，產生了近代歐洲與近代民主在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危機——西班牙內戰。西班牙人民不安於無能與壓制的獨裁統治，在一九三一年，推翻了他們衰老的君主，宣佈共和。跟着的幾年，由於極端保守與極端激烈兩派的衝突，發生了擾亂。一九三六年不大劇烈的選舉給人民陣線聯合政府統治了國家，可是反動集團還是得到教會、大地主、尤其是軍隊的支持。稱爲國家主義者的這些反動集團，由於意國和德國答應支持，

提高了反叛的地位，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仲夏，西班牙就爆發了劇烈的內戰。這次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就好像一八五〇年坎薩斯的鬭爭與美國內戰的關係一樣。

雖然西班牙的共和政權，在美國人的意識裏，並非民主的，雖然牠顯明地不能維持秩序和保障自由與財產，可是如果牠失敗了，民主會遭受嚴重的打擊，而反動與無法的勢力會得到非常的勝利。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國看清楚這一點，立刻就把自己這方面。英國和法國的政府看不出這次戰爭的含意，或許恐怕干涉會擴大衝突，把整個歐洲也捲進去。祇有蘇聯積極地支持保皇黨，可是幫助得很少；而牠的支持，都認為要推行共產主義，更鼓不起胆怯的民主國家政府的勇氣。所以當德國與意國，派出成千的飛機，成萬的「志願兵」，運出許許多多的軍火，到國家主義者的陣營，英國與法國還是採用近視的與不英雄的干涉政策，而美國的國會通過了對於兩方面軍火運輸的封鎖。這種不同的政策，最後就決定了戰爭的結果，國家主義的獨裁在法朗哥領導之下樹立了起來。民主國家非難共和的西班牙失敗與解體；極權國家認為那是她們的一面的勝利，因此得到一個同盟國與盛大的聲譽。

現在再談談日本罷。日本在「滿洲國」初步成功之後，跟着就侵犯熱河，更進一步要把整個華北也奪過去。可是這種企圖後來證明無效，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日本發動「中國事件」，結果把遠東捲入長期戰爭。一個忽促召開的國際會議，正式確定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家，可是這個宣告並沒有跟着來個積極的行動，而英美兩國還是繼續把汽油與廢鐵等作戰資源運給日本。挾着絕對優勢的軍火，日本人得到一次勝利又一次勝利，佔領華北的大部分與所有重要的海港，還準備隨時攻進越南與暹羅，祇要他們覺得有這個政治上的需要的話。中國人在英勇的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退到內地去，屢次阻滯了侵略者的行動。他們從美國與英國那裏得到了同情，一點少許的供應品，和一點微小的貸款；祇

有蘇聯在他們的生存而作戰的時候，給與他們種種切實的援助。

極權國家的勝利的模型與威脅已經够清楚了，可是民主國家不準備冒戰爭的危險，繼續採用綏靖政策。納粹德國趁着她們兵力的薄弱，她們互相的懼怕與猜疑，和她們精神上的胆怯，迅速地與勇敢地面出動，去創造「新秩序」，使德國統治全世界，而德國人民做「主子民族」。希特勒在他把握政權的初期，就確定了三個大目標：把所有日耳曼民族也納入大德國裏，統治中歐與到中東的去路，樹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柵欄，以防共產主義。一九三六年，他就締結了「羅馬——柏林」的軸心，還有一個反共同盟，不久就包括了日本、西班牙、與匈牙利，那對於極權主義是一種尊敬，也是對於蘇聯一種恫嚇。希特勒得到這個新同盟的保障，同時對於他所建立的軍事機構的能力有了信心，還有因為英法政府的沮喪與蘇聯的孤立而更加鼓起勇氣，於是進行一種擴充領土的政策。

奧國是最合理開始侵略的國家；她面積小而無國防，她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民族，她位於到意大利去路的要點，而且在捷克的旁邊，還有，由於她的奪得可以做再進一步擴充領土的試驗。在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就決定必須與奧國聯合起來，第二年的二月，他誇耀德國的力量，答應叫國境外一千萬日耳曼民族回到德國。第二個月，侵略就開始了。當英國和法國舉行無效的會議，墨索里尼躲避起來，納粹第五縱隊在奧國就控制了軍隊與警察。有膽量的奧國總理許士尼革抵抗納粹的侵略到底，結果也要退位，在三月二日的晚上，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就擁過了邊界，佔領了那無助的國家。兩天之後，奧國和德國的聯合就正式宣告。德國不發一彈就增加了七百萬人口，建立她的邊界在伯里米亞山隘，與捷克為隣，還在蘇聯與法國之間築起有效的柵欄，證明了她的「恐怖戰術」的成功。

在民主國家受了這個震驚還沒有恢復過來之前，希特勒又準備第二次的打擊了。這一次的收穫甚至還大一點。捷克是在德國旁邊，伸到多瑙河流域；她富於資源與工業；她的陸軍和空軍是相當強

大，可是不足以抵抗德國；她是澈頭澈尾的民主國家，所以對於極權主義的自負簡直是一種有力的譴責。在蘇台區，沿着德國的邊界，住着三百萬左右的日耳曼人。希特勒準備要求捷克割讓蘇台區，可是要達到這個要求是有一點冒險的。因為捷克大家都以為有強大的朋友與同盟國。法國對於她受着最莊嚴義務的約束；英國與美國——她們對於她的建設幫了大部分的忙——對於她很有感情。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和夏天，希特勒忽然兵臨捷克，同時對於英國和法國施以恫嚇與欺騙。他的技巧成功了。在九月初，他要求馬上割讓蘇台區，英國政府勸捷克接受。捷克給她的朋友丟棄了，祇好屈服。危機看來也像過去了。可是顯明地希特勒不想要這樣的非戲劇性的勝利，因為他拒絕等候公民投票的結果，或是遲緩的仲裁，却堅持馬上而完全的投降。英國首相張伯倫決意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飛到希特勒的伯特士葛丹別墅，要求遲緩一下。這個呼籲好像成功了，可是當捷克的總理卜尼士答應抵抗侵略，一個新危機又起來了。這一次，張伯倫與法國總理台拉第又跑到希特勒的坎諾沙那裏。在一九二九年九月至一九三〇年的慕尼黑會議，英國與法國丟棄了那個小民主國家。『我帶給你們榮譽的和平』，張伯倫回到倫敦說：『我相信我們的時候是和平的。』可是邱吉爾說：『英國和法國要選擇戰爭或是不榮譽。她們選擇了不榮譽。她們將來必有戰爭。』這個診斷是對的，預言也是真的。

因此，到了一九三八年，集體安全的制度完全崩潰了。極力以民族界線與公民志願來解決領土的，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已經被廢棄了，國際公法被藐視了，諾言也不守了，國際聯盟也變為軟弱無能，權力可以造成成功的主義也勝利地證實了。強橫、奸詐、暴力證明了比較正義還有力一點。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國、捷克，都是輪流犧牲在民主國家的綏靖政策之下，直至大家也明白那個政策已經破產為止。『如果我們要戰，』張伯倫對於捷克的危機說：『那個戰爭一定比這個大，』在美國也像在英國與法國一樣，千千萬萬人也這樣的響應着。可是在三世紀以前，一個英國傳

教詩人，約翰丹尼，已經指出人類是一個單位，傷害了牠的一部分，就傷害了全體。當一個教民死了，他以教堂敲「喪鐘」的習慣來寫：

『什麼人不聽任何事情所發出來的鐘聲呢？可是牠自己已經從這個世界發出來，什麼人能夠把牠從那個鐘除掉呢？沒有人是在荒島上，把自己隱藏起來；每個人是大陸的一片，人類的一部分；如果一塊土壤被海水冲掉，對於歐洲是小的，可是也要當作像一個海角一樣，也要當作像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的田地一樣；任何人的死亡都會損傷我，因為我包括在人類裏；所以用不着要知道鐘聲爲什麼響；那是爲你而響。』

當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奧國與捷克滅亡掉，這鐘聲是爲英國與法國，爲荷蘭與比利士，爲丹麥與挪威，甚至爲美國而響，可是牠憂鬱的聲音是沉悶的與模糊的。

戰爭

慕尼黑對於希特勒不僅是外交上的勝利，而且是道德上的勝利。民主國家已經接近了戰爭，而且在全世界的眼裏也看見戰爭有了充分理由；可是她們向深淵望進去，又驚訝地縮回來了。慕尼黑不僅揭發英國和法國不願意履行她們的義務，爲她們的主義而作戰；而且曝露出法蘇協定的空虛，與民主國家和別個歐洲國家作足以拯救他們的合作的無能——或是不願意。希特勒受着這種懦弱與不和情景的鼓勵，相信他的策略正確與穩當，更加不妥協地向前邁進。一九三九年三月，他派他的軍隊開進捷克，英國和法國却袖手旁觀，於是吞併了那個不幸的國家。在美國，參議員波拉對昏迷的國會解釋，這並不是違背了巴黎公約，然而三天之後，墨索里尼又奪去了阿爾巴尼亞，這使他有點茫然了。在五

月兩個極權國家的領袖締結一個正式的軍事同盟，反對英國和法國。當羅斯福在四月十四日發出一篇

演說，要求法國保證不進攻二十個小國，希特勒的答覆充滿了推諉、傲慢與狡滑，曝露出他輕視美國對於國際道德的觀念。德國的元首給成功灌醉了，再轉向波蘭，要求交還但澤自由市與橫過波蘭科拉多廣大的地帶。波蘭看清楚捷克的命運。當捷克接受對於蘇台區的要求，波蘭雖然拒絕陷進同樣的命運，可是同意付諸仲裁。希特勒立刻發動神經戰，那常常是投降——或是武器戰爭——的前奏曲。

英國和法國現在大為恐懼，都設法補救延長了的綏靖政策的損失。可是外交上的分裂這麼大，再也不能易合起來。英國不相信法國，法國也不相信英國；蘇聯對於她們兩個都不相信；小國也沒有忘掉慕尼黑與伯拉格會議的結果。然而英國和法國還是堅定地向前推進。她們答應保證荷蘭抵抗侵略

——雖然她們顯明地無法說出她們怎樣做。她們還向希臘、羅馬尼亞，保證抵抗侵略，英國又與土耳其締結匆促的同盟。這些遲慢的姿態，對於民主國家所增加的勇氣，正如極權國家所受的恐懼，一樣的小。蘇聯好像是要試驗英國的真實性，建議締結一個同盟，允許她把軍隊開進波蘭，將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成為「保護國」。這一個建議的默認，會使英國政府受人攻擊，對於非侵略國的幸福的努力沒有誠意，所以到底拒絕了。蘇聯也許因為事實的需要，轉向德國，在八月二十三日，全世界也震動了，兩個對敵的國家竟然締結不侵犯條約。

這是一個禍患的局面，雖然英國和法國有充足的理由繼續採用綏靖政策，這一次，兩個政府再也不退讓了。希特勒立刻向波蘭重新提出要求，可是當他「保證」英國在波蘭也可以自由行動，英國的答覆很是堅定：『帝國政府對於波蘭的義務所受的約束，有意予以尊敬。』也許希特勒對於這次堅定的表示不以為意；也許他對於他的兵力有充分的信心，用不着顧到英國和法國給與波蘭的幫助，或是她們所能加於德國的損害。

在八月二十五日，羅斯福對希特勒發出最後的呼籲：『無數生命能夠獲救，希望仍然可以恢復，